

第一国际
巴塞尔代表大会
(文件资料)

[苏] 弗·阿多拉茨基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12

第一国际 巴塞尔代表大会

(文件资料)

〔苏〕弗·阿多拉茨基 主编

张文焕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АДОРАТСКОГО
БАЗЕЛЬСКИЙ КОНГРЕСС
ПЕРВ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6—11 СЕНТЯБРЯ 1869 г.

根据俄共(布)中央出版社1934年版译出

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文件资料)

[苏]弗·阿多拉茨基 主编
张文焕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6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128,000 册数：5,300
统一书号：3011·171 定价：0.63元

目 录

序 言 1 — 19

代 表 大 会 会 议 记 录

代表大会开幕式 23 — 26

 发言的代表有：布律安、安斯、埃卡留斯、里沙尔、阿普耳加思、里廷豪森

第一天（1869年9月6日） 29 — 30

 上午会议。——审查代表资格证。选举主席和秘书 29
 下午会议。——批准议事日程。讨论戈克提出的把直接立法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建议。成立关于土地问题、继承权问题、信贷问题、人民教育问题、工会问题的专门委员会 29

第二天（1869年9月7日） 31 — 35

 上午会议。——成立起草以后各次代表大会规则的专门委员会。通过取消支部主席和副主席职称的决定。通过保存代表大会文件和公布正式报告的决定 31

 下午会议。——总委员会报告。缪拉对总委员会报告的修正。各地代表的报告：安斯（比利时）、里沙尔（马赛、里昂）、李卜克内西和施皮尔（德国）、施维茨格贝耳（库尔特拉里）、帕利克斯（里昂）、巴斯腾（维尔维叶）、古特（瑞士裁缝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戈克（瑞士德国工人教育协会联合会）。荣克对戈克发言的意见。施维茨格贝耳和里廷豪森发表声明。各地代表继续发言：法尔加-佩利塞尔（巴塞罗纳）发言 31

第三天（1869年9月8日） 36 — 42

上午会议。——讨论代表大会经费。把建议提交组织问题委员会讨论。决定把报刊上出现的诬蔑国际的一切文章寄给总委员会。舍马莱就这个问题发表声明	36
下午会议。——大会秘书处宣布寄给代表大会的信件和电报。各地代表继续发言：培列（日内瓦钟表匠联合会）、德·巴普（比利时）、布律安（巴塞尔）、罗班（列日）、卡普卢索（那不勒斯）。缪拉提出关于巴塞罗纳罢工问题。法尔加回答缪拉的问题。各地代表继续发言：贝克尔（日内瓦，德语区支部中央委员会）、格罗斯兰（日内瓦工会联合会）、昆舍（巴塞尔制带工人协会）、弗拉奥（巴黎大理石工人协会）、瓦尔兰（巴黎）、诺马耶（维也纳）。巴枯宁就诺马耶的报告发言。各地代表继续发言：弗洛凯（洛克尔）、阿普耳加思（英国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	36
第四天（1869年9月9日）	43—49
上午会议。——批准以后各届代表大会的规则。改变第五天和第六天的议程	43
下午会议。——大会秘书处宣布收到的信件和电报。土地问题委员会报告。埃卡留斯（总委员会）发言。施皮尔、缪拉、舍马莱提出建议。国际各地方支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里沙尔（里昂）、德·巴普（布鲁塞尔）、奥布里（鲁昂）、亨格（日内瓦）、安斯（布鲁塞尔）。辩论土地问题：舍马莱、斯特普尼、戈克、鲁克拉夫特。	43
晚上会议。——讨论关于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	49
第五天（1869年9月10日）	50—67
上午会议。——继续辩论土地问题：托伦、里沙尔、朗格鲁瓦、布律安、巴枯宁。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代表凯麦隆莅临。继续辩论土地问题：缪拉、列斯纳、贝克尔、塔尔塔列、安斯发言	50
下午会议。——继续辩论土地问题：埃卡留斯、莫兰、	

弗留诺、罗班、格雷利希发言。就土地问题进行表决。	
卡普卢索对决议案提出补充。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问题的报告。继承权问题委员会报告。辩论继承权问题：舍马莱、德·巴普、里沙尔、瓦尔兰、缪拉、巴枯宁、李卜克内西、吉约姆、朗格鲁瓦、塔尔塔列、托伦发言。	
弗拉奥建议把信贷问题和人民教育问题从代表大会的议程上撤销	57
晚上会议。——关于新支部加入国际的规则的决议	66
第六天（1869年9月11日）	68—82
上午会议。——工会问题委员会的决议。国际各地方支部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库尔特拉里区支部的报告，巴黎铜匠协会的报告。辩论工会问题，发言的有：李卜克内西、舍马莱、卡普卢索、巴枯宁、安斯、弗拉奥、杜朗、托伦、弗留诺、赫斯、布里斯美。	68
下午会议。——继续辩论工会问题，发言的有：缪拉、塔尔塔列、布里斯美、格雷利希、格罗斯兰、列斯纳。阿普耳加思提出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案。就工会问题决议案进行表决。凯麦隆发言。荣克致闭幕词	72
晚上会议。——杜朗宣读巴黎来信。讨论召开下届代表大会的地点。发言的有：巴斯腾、李卜克内西、巴枯宁、埃卡留斯、安斯、鲁克拉夫特、阿普耳加思。批准总委员会的财务报告。通过关于抵偿代表大会开支的决定。确定伦敦为总委员会驻在地。代表大会闭幕	80
代表名单	83—88

代 表 大 会 材 料

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决定	91—96
一、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	91
二、关于工会问题	91
三、关于劳动统计问题	91
四、关于组织问题	92

1	关于主席职位	92
2	关于含有攻击协会的言论的出版物	92
3	关于在协会的机关刊物上公布管理处和总委员 会的地址	93
4	关于新支部加入协会的手续	93
5	关于接收新支部加入协会的手续	93
6	关于从协会内开除支部的手续	93
7	关于解决协会各支部之间的冲突	93
8	关于会费	94
9	关于会费的数目	94
10	关于各地方支部向协会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	94
11	关于协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95
五、个别决定	95
	关于协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地点	95
	关于抵偿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开支	95
	关于总委员会的财务报告	95
	关于总委员会的驻在地	95
六、选举总委员会	96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材料	97—106
各委员会的成员	97	
土地所有制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98	
工会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103	
综合教育问题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	106	
在代表大会上宣读的贺词	107—109
纽约德国工人联合总会的贺词	107	
法国海员联合会的贺词	108	

附录

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	113—114
卡·马克思 比利时的屠杀	11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95—400页)		

卡·马克思 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	11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1—403页)	
《蜂房报》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摘录	117—122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9年9月14日会议记录	123—128
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摘录	129
1.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9年5月11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92页)	
2.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 (1869年5月1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99页)	
3.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 (1869年7月3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12页)	
4. 弗·恩格斯致卡·马克思 (1869年7月6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14页)	
5.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 (1869年7月17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18页)	
6.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 (1869年7月22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23页)	
7. 弗·恩格斯致卡·马克思 (1869年7月25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28页)	
8.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 (1869年7月27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31页)	
9. 弗·恩格斯致卡·马克思 (1869年7月30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34页)	
10.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 (1869年8月3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38页)	
11.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 (1869年8月10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39页)	
12. 卡·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1869年8月13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19页)	
13. 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 (1869年8月18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47—348页)	
14. 卡·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1869年9月25日)	

-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20—621页)
- 15.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69年10月30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60—361页)
- 16.弗·恩格斯致卡·马克思(1869年11月1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62页)
- 17.弗·恩格斯致卡·马克思(1869年11月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66页)
- 18.卡·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69年12月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92页)
- 19.弗·恩格斯致卡·马克思(1869年12月9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94页)
- 20.卡·马克思致塞·德·巴普(1870年1月24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29—633页)

德·巴普、荣克、李卜克内西、列斯纳和拉法格致马克思的信	130—145
1.塞·德·巴普致卡·马克思(1869年5月31日)	130
2.塞·德·巴普致卡·马克思(1869年6月9日)	131
3.海·荣克致卡·马克思(1869年8月12日)	132
4.弗·列斯纳致卡·马克思(1869年9月6日)	133
5.弗·列斯纳致卡·马克思(1869年9月7日)	134
6.威·李卜克内西致卡·马克思(1869年9月7日)	136
7.弗·列斯纳致卡·马克思(1869年9月8日)	137
8.弗·列斯纳致卡·马克思(1869年9月9—10日)	139
9.弗·列斯纳致卡·马克思(1869年9月11日)	141
10.保·拉法格致卡·马克思(1869年9月中)	143
 注 释	146—148
 索 引	149—180
 发言人索引	149
人名索引	153
报刊索引	178

插 图

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代表（根据当时的 照片复制）	27
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代表	
一	39
二	55
三	77

序　　言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全部活动都服从于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这个任务。马克思创立的国际实际上是国际性的工人阶级政党，这个政党的使命是组织无产阶级和把它对资本进行的“游击战”提高到整个战线的革命战争，即为推翻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阶级的战争的水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第一国际的任务是，既集合工人阶级的力量，又在未来的夺取政权的革命战斗中直接领导无产阶级。1867年马克思给恩格斯写道：“在下一次革命到来时——它也许比表面看起来到来得更快些——我们（也就是你和我）就将这个强大的机器掌握在我们手里”。^① 马克思之所以把这架机器的主要杠杆总委员会的驻在地选择在伦敦，首先是考虑到，只有在伦敦，国际的领导在决定关头才会处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

大家知道，历史对期限问题作出了自己的修改。但是，只有蠢汉和伪造者才会因此而怀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的政策的正确性。相反地，马克思领导国际的全部路线已经完全和整个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正是由于这种领导，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的和一贯的方针，正是由于他们的英明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正如列宁所说，第一国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48页。——译者注

“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①。

马克思对当时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所处的水平并不抱任何幻想。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的条件下，建立无产阶级的国际性、群众性政党意味着什么呢？这首先意味着把各个国家工人运动的各种支流纳入国际的共同航道。恩格斯写道：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它应该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意识地让国际在最初阶段兼容并包。但是，只有社会民主党内的那些不可救药的伪造者，才把马克思的政策解释成在国际里“调和”各种流派的政策。相反地，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政策不是调和，而是斗争；这种政策在于根据工人本身的经验向他们耐心地阐明唯一正确的斗争道路，从而揭露国际中的一切反无产阶级的流派；这种政策意味着进行顽强的工作争取群众，逐渐孤立各个宗派的首领，最后把他们完全排挤出国际。这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和非常灵活的“统一战线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这种策略。

在国际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即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前，马克思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总的政治形势对国际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六十年代下半期是当时“文明世界”各个角落都发生战争和革命震动的时期。在英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从争取宪章的斗争以来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反对资产阶级，并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际的帮助取得的。在法国，第二帝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不断遭到破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809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页。——译者注

产，从而面临着新的革命；难怪马克思1869年春天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谈到法国即将爆发“新的革命”时高兴地写道，那里“整个历史的魔女之锅就沸腾起来了”^①。在德国和意大利，在尖锐的阶级斗争过程中解决了这两个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问题：国家统一问题；1869年8月在爱森纳赫建立了第一个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处于深刻的动荡之中，1868年完成了这个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阶段的一个阶段——推翻了波旁王朝。奥地利还没有从1866年战争的失败引起的震动中恢复元气。在美国，资本主义在北方人用内战的胜利清扫出的基地上蓬勃发展，工人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

在1867—1869年，西欧的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常常伴随着同军队和警察的冲突。国际积极参加了罢工运动，从而在无产阶级群众中极大地提高了国际的威信，同时也引起了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极大恐慌。这种恐慌表现在一方面警察恐怖的加剧，另一方面激进的资产者加紧拉拢工人运动。恩格斯在1869年4月给列斯纳的信中写道：“他们明知道，社会运动有朝一日将彻底制服他们，却又不得不对这个运动做一些言不由衷的赞扬，再没有比这种赞扬更滑稽可笑了”。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还对国际形势做了总的评价。全世界都面临着“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尖锐化以及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指出：“事情的进展比任何时候都好。”^②的确，1869年是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年，是国际的拥护者的人数在各个重要的国家中空前增长的一年。

但是，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在第一国际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不能完全用人数的增长来说明。必须联系代表大会前后在国际队伍内进行的并在代表大会过程中明显表现出来的斗争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85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第587页。——译者注

考察这次代表大会，才能正确评价它的历史意义。

这场斗争的主角是马克思。他无疑也是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中心人物，虽然他没有出席代表大会。

马克思直接指导了代表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1869年6月至7月总委员会的许多会议讨论了这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问题。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许多发言中对列入议事日程的所有问题都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从而论证了总委员会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同时，马克思就这些问题同国际的许多活动家（其中包括李卜克内西和德·巴普）进行通信。这样，总委员会中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在起程到巴塞尔去以前便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明确的政治指示，他们都在代表大会上尽其所能地贯彻了这些指示。

马克思还为总委员会起草了向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宣读这个出色的报告给巴塞尔代表大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列斯纳回忆说：报告“经常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最后，在代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马克思还给大会主席荣克寄去了其他材料，其中包括关于继承权的报告。荣克收到了这些材料后向总委员会代表团的同志们说：“现在我们全副武装起来了。”^①

二

土地所有制问题是代表大会的一个主要议题。

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上曾争论过这个问题，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曾进行过专门讨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六十四票中的三十四票通过决定：“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把耕地转为

^① 见本书第139页。——译者注

公有的社会必要性”，并“以国家的名义在保证合理耕种的条件下把土地交给农业合作社使用。”

私有制的拥护者蒲鲁东派在布鲁塞尔成为少数，他们非常不满，认为对土地问题没有进行“全面的”讨论，在代表大会后不止一次地反对大会通过的决议。马克思所以重新把这个问题列入应届代表大会的日程，是为了在巴塞尔彻底清算蒲鲁东派，并坚决强调国际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

蒲鲁东派也在准备进攻。1869年6月9日，德·巴普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个人主义者想对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定进行报复，我很担心，如果这一次集体主义者将仅仅得到布鲁塞尔和鲁昂报告的支持，代表大会将遭到突然袭击，并放弃在布鲁塞尔批准的结论。”^①

德·巴普的担心过分了。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的拥护者把绝大多数代表团结在自己周围。反对土地公有的只是一小撮旧的法国蒲鲁东主义者（托伦、舍马莱、缪拉、朗格鲁瓦、弗留诺）。他们的论据归结为替小所有制进行庸俗的辩护和恶毒地攻击共产主义。

这一小撮人遭到了参加辩论的人的坚决反击。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承认，“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这种转变“是必要的。”

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给了国际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尽管通过的决议的措词不够确切（这同在它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多数派成员复杂这一点完全相适应），它在无产阶级中间和资产阶级中间留下深刻的印象决不是偶然的：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理解到，这里谈的不是教条的争论，也不是无害的改革。巴塞尔的决议是在马克思的鼓舞下作出的。还在1850年马克思就声明：“只有资本的瓦解，

① 见本书第131—132页。——译者注

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①马克思把土地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组成部分提到国际面前。为了“唤醒农民”，就需要工人阶级专政；但是，为了夺得这个专政，就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结合起来。

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总委员会代表，尽管政治上和理论上都不成熟，但从他们的发言可以清楚地听出马克思直接指示的精神，可以感觉到马克思在代表大会前夜做的工作的影响。鲁克拉夫特的发言就是一个例证。鲁克拉夫特要求土地转归国有，使土地成为“国家的财产，并且由国家来耕种以造福整个社会——但不是在执掌国家政权的享有特权的少数人领导下进行”。鲁克拉夫特坚决反对永远保存小所有制；他主张应当“大规模地耕种土地，并尽可能使用能够节省劳动的机器”，以便“使科学能为大家的福利服务”^②。接着鲁克拉夫特说，“工人阶级应当掌握政权，把议会变为工人议会”，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土地向人民手中的转移。坚持大农业比小农业优越的还有列斯纳和埃卡留斯。列斯纳说：“现在大农业带来的一切好处都落入少数人的口袋。科学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科学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利于土地公有制的”。

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对于英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它在许多农业占优势的国家里加强了国际的阵地。根据杜邦的请求，马克思写了“论土地国有化”的卓越手稿，对巴塞尔决议的思想加以发挥。手稿开头这样说：“土地所有权——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译者注

② 见本书第48页。——译者注

• 最后一句话引自布鲁塞尔出版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第74页，在这个版本中，鲁克拉夫特的发言比伦敦的正式版本较为详细。

——编者注

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最后马克思写道：“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时，阶级差别和特权将与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同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①。

从写这篇文章以来，无产阶级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它的革命理论已被几十年的经验所丰富，提高到新的更高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第一国际的非常丰富的经验和马克思的整个伟大遗产，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里面也包括第一国际中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进行的斗争的经验教训。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小所有制的反动思想家——蒲鲁东派的斗争直接相联系的，是列宁和斯大林反对民粹派的反动空想的斗争，反对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自由资产阶级处方的斗争，反对十月革命后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的斗争。没有这七十年中长期的和顽强的斗争，集体农庄制度在苏联农村的伟大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在我国取得的对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也是不可思议的。

三

围绕着巴塞尔代表大会土地决议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同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1、454页。——译者注